

劉子政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一萬二千頁

分訂

一百二十冊

影印

學海類編

輯錄古今秘書
共有一百餘種

七十元

毛邊紙

八十元

連史紙

清初曾秋岳先生編輯。所錄古今秘書凡四百二十餘種。內多人間罕有之本。道光時六安晁氏以活字版印行。祇印百部。外間絕少流傳。本館覓得初印精本。付諸石印。大小照六開本式。行疏字大。清朗悅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劉子政集選序

子政一生精力。全注於說苑新序及列女傳。每篇結穴。恆有寄宕之筆。是蓋得自檀弓者。至集中文字不多。存者皆關係於時政。時王氏之勢方猖。漢火垂垂滅矣。九歎之作。直追九章。張西銘謂屈原死。楚入爲秦。子政死而王氏代漢。九歎雖代靈均抒悲。實子政自抒其悲也。至於奏疏及封事。雖博引繁徵。然皆有精警不刊之語。爲之制斷。不善學者。悅其飭飭。則謬矣。子駿經學。不讓其父。遂初一賦。竟等於安仁之閒居。文章固不足見爲人。然不應出之名父之後。觀其爲王莽服母總纓議。不審是何居心。今選子政集。不能不附諸其後。讀者當諒吾非有所愛於歆也。癸亥長至閩縣林紓敘

劉子政集選目錄

理甘延壽陳湯疏

諫營起昌陵疏

論星孛山崩疏

說成帝興禮樂

使人上變事書

條災異封事

極諫外家封事

神寶舊時議

上戰國策鈇

上關尹子

上晏子

上子華子

上於陵子

九歎

劉子政集選

理甘延壽陳湯疏

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據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擐欽侯之旗。斬鄧支之首。縣旆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匪獲其醜。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

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武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壽湯挑邊市。釁行詐以殺人。匡衡論之是也。然在漢世喜功者多。故更生據是爲言。亦隱合元帝之意。若在今日。不惟僥倖不足成功。苟冒利已挑列強之怒。顧其行文嚴重有體。人不能及也。

諫營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喟然歎曰。

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且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樽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

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智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遠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

秦魯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庫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工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憐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援引古事非難難在每於結穴處有精切之斷語賈長沙亦多用此法自是漢文高人處

論星孛山崩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彗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偃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狽數千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是以說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罔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更生論事純引經籍及漢朝故實所以不至臃腫不靈者妙有制斷能醒人眼目也

說成帝興禮樂

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諍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說禮樂之關係從古及今未有言之透徹如此者經生之言自有不磨者在

使人上變事書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尙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邱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及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此一語不卽不離爲古文中神注韻遠之筆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則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還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成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麴。釐麴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

事。讒口瞽瞍。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虢。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隄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鵠。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多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霰。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螽蟴。蠡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二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

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惡。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策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廕廕。見睍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

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誠誠。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族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邪佞之黨。壞散險詖之衆。杜閉羣枉。

之門。廣開衆進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文以和氣致祥立義用意亦甚平平且歷引災異卷軸紛披不善學者便成釘鯁觸目生厭此文難在引用經籍時加以制斷之語如出金石此所謂經術也

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